



少年兒童讀物

# 煤公公

王海著 路坦畫

遼寧人民出版社

少年兒童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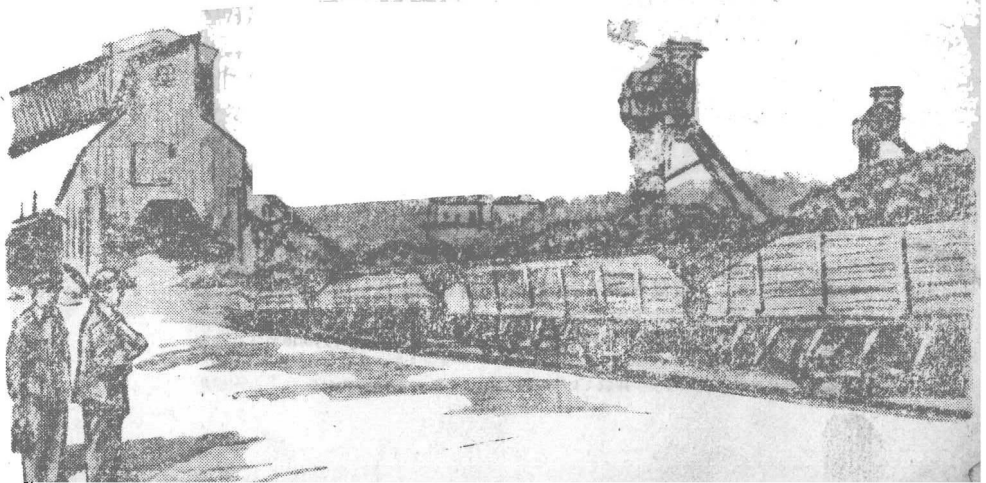
# 煤 公 公

王 海 著

路 坦 畫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第一版



# 煤 公 公

王海著 路坦畫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器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52·787×1092 紙 1/32 印張·11,000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102 定價：（5）一角七分



小明想要當一個鑽探工，  
他要知道礦藏的事情，  
好容易才借到一本書  
——煤，  
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他鑽進爸爸的書房，

擰開電燈；  
像貪吃的孩子，  
瞪着兩隻圓眼睛，  
讀呀讀，  
讀個不停。

越讀越難，  
越看越朦，  
不認識的字這樣多，  
好多句子都不懂，  
幹麼寫這麼難呢？  
簡直弄不明白，  
書上說些什麼事情！

小明讀睏了，  
再也睜不開眼睛，  
剛剛把頭伏在桌子上，  
就昏昏沉沉地  
進入夢境。

嚇！小明剛剛閉上眼睛，

就真的當上了鑽探工。  
揹着背囊，拄着手杖，  
挎着暖水瓶，  
打扮得像個旅行家，  
正走進一座大森林。

這是哪裏的大森林？  
好像是小明到過的杏花村，  
可是杏花村的樹木，  
哪有這裏迷人！  
瞧！樹木多麼密呀，  
像媽媽的梳子齒兒一樣，  
筆直地排列着，  
一根，兩根，三根……  
算了吧，爸爸也不一定數得清！

樹林裏，  
看不到一絲兒太陽的光綫，  
望不到一點兒藍色的天空，  
有的葉兒綠，  
有的葉兒紅。

長尾巴老鼠自由地跳來跳去(註：松鼠)，  
挂得樹枝兒不停地抖動。

“叮咚！叮咚！”

是啄木鳥在尋食。

“啾咕！啾咕！”

是布穀鳥的歌聲。

“噲！”

是什麼從腳底下躡了過去？

原來是一隻小白兔，

已經逃得無影無踪。

這裏有多麼動聽的音樂，

多麼美麗的風景！

啊！

運氣真不錯，

多虧當上了鑽探工！

小明戀戀不捨地走出了樹林，

前面出現了一座大山峯，

山尖插進了雲層，

只見半山腰裏，





幾朵白雲在隨着風兒飄動。

小明還是頭一次看見  
這樣高大的山峯。  
它很像書上畫的崑崙山，  
也許是老師講過的——  
喜馬拉雅最高峯。  
不管是哪裏，  
它準埋藏着許多礦藏，  
因為它和別的山  
是那麼不同！

小明喝了兩口水，  
潤潤嗓子，  
又重新揸好水瓶，  
順着一條石褶子道，  
開始一步一步地  
向上攀登。

他左手抓住一棵小樹，  
兩腳緊登着石頭縫；

右手正抓另一棵樹，  
不小心，  
脚跟兒一步落了空，  
右手隨着滑下來，  
身子懸在半天空，  
多虧左手抓的緊，  
才算沒有跌下山峯。

小明想：

“多險哪，  
爬山還是這麼不容易的事情！”

小明自己問自己：

“回去嗎？

不！不能！

連這麼點兒勇氣都沒有，

還算什麼鑽探工！”

於是，

他繼續往上攀登。

忽然，

下邊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

“喂——  
是誰家的孩子，  
在那兒攀山爬嶺？  
還不快下來，  
那不是鬧着玩兒的事情！”

小明順着聲音找去，  
山脚下影影綽綽的一個黑影，  
也許是看山人吧，  
只好一步一步地爬下山嶺。

到跟前兒一看，  
原來是一位老人，  
渾身上下一色青，  
黑黑的鬍子，  
黑黑的面孔，  
黑黑的面孔上，  
長着一對黑亮亮的眼睛。  
正用一副慈祥的眼光，  
打量着小明。

小明恭恭敬敬地行了個隊禮：

“黑爺爺，  
您喊我有什麼事情？”

老人說：

“啊！我倒要先問一問，  
你是誰家的孩子，  
到這裏來亂跑亂蹦？  
啊，明白了，  
你原來是個逃學鬼，  
壞學生！”

小明理直氣壯地回答：

“不對，你不能這樣冤枉人，  
我連三分都沒有一個，  
誰說我是壞學生？  
我是來開礦的，  
現在——  
現在我是一個鑽探工！”

老人大笑起來，

笑的鬍子都直勁兒顫動：

“哈哈……

怎麼，你是一個鑽探工？

快不要說謊話，

小孩子可不要學着胡扯亂噱！

快回家去吧，

省得媽媽操心！”

小明的小嘴噘起來了，

老人的話使他不高興。

他嘟嘟囔囔地說：

“黑爺爺，

您幹麼這樣瞧不起人！”

老人已經笑得直不起腰：

“想不到你這孩子，

有這麼大的剛性。

好吧，咱們講和吧，

是我方才說話不太中聽。

你既然來開礦，

可知道怎樣鑑別礦苗？

什麼是鐵？  
什麼是鋼？”

老人的話，  
問得小明一愣，  
他根本沒有想到：  
做一個鑽探工，  
還要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老人沒有等待小明的回答，  
又繼續往下問：  
“孩子，  
既然是來開礦，  
你們來了多少人？”

問的多奇怪呀，  
這本來是明擺着的事情：  
“黑爺爺，您沒看見嗎？  
身前身後，  
就我一個人！”

“孩子，鑽探、開礦，  
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要鑑別礦苗，  
要設計開採工程，  
要用現代化的工具，  
橫斷峻嶺，  
劈裂山峯，  
得多少人做工作呀，  
而你，只有一個人！  
連工具也沒一件，  
手指頭可鑽不透  
這遍山漫崗的石層！”

小明有些發窘，  
但，他並沒灰心，  
他望着老人的臉，  
堅定地問：  
“黑爺爺，告訴我，  
怎樣才能當一個鑽探工？”

老人打量着小明，

黑臉上掛着慈愛的笑容：

“孩子，  
要想當一個鑽探工，  
首先應該是一個好學生，  
鍊好身體，學會本領，  
另外，還要記住，  
集體的力量大無窮！”





孩子，坐下吧，  
咱們嘮一嘮別的事情。”

兩人並坐在  
開滿鮮花的草叢。  
小明望着老人的臉問：  
“黑爺爺，您貴姓？  
您到這兒有什麼事？  
噢！我知道了，  
您也是鑽探工，  
一定！”

老人笑着說：  
“錯了，錯了，  
我可不是鑽探工，  
人家倒管我叫煤公公！  
我原是這裏的住戶啊，  
算起來，  
我已經在這兒住了三萬萬年，  
看見過三萬萬次  
花紅葉綠柳條青！”